2019年7月19日 星期五 周口晚报
组版编辑 关秋丽 E-mail/zkwbkllr@163.com

心灵点击

向“光荣之家”致敬

■张忠林

从开始登记到领牌，这个“光荣之家”牌在退役军人群体中一直是个十分热议的话题。

自从登记完信息之后，我就和大家一样，盼望着，也在静静地等待着这个牌子能挂到自己的家门口。

一天，邻居说，带上身份证就可以到七一路办事处填写悬挂“光荣之家”牌子的信息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我当天就骑车来到七一路办事处退役军人服务站。到了之后，看到咨询的人不是很多，我拿出身份证说明情况后，有位值班人员接待了我。服务站的其他工作人员介绍说，接待我的这名同志曾是志愿兵，退休了，看到服务站人手不够，是义务来这帮忙的。我不由对这位志愿兵投去赞许的目光，自然也少不了赞美的话。因为所在辖区的这项工作涉及人员多、工作量很大，从登记信息到领牌、挂牌，按照时间节点完成任务是很辛苦的。

考虑到工作人员的辛苦，我和两位老兵邻居谢绝了服务站工作人员上门悬挂，决定把牌子领回家自己挂。

回到家中，我放下当天准备做的其他事，先把“光荣之家”的牌子挂上。看到两位老兵邻居的“光荣之家”牌子还没有挂，我帮忙给他们挂上。牌子挂好后，他们换上新衣服，面带灿烂的笑容，庄严地站在牌子下面照了相。他们说：“国家能想到我们这些退役军人，应该感谢国家、感谢党。”

不久，我收到了一条七一路办事处退役军人服务站工作人员发来的信息：“三位领导好，本来应该我们去给您悬挂呢，但是您好意地拒绝了。因为咱辖区人口基数大，有5000多名退役军人，这次只有麻烦您了，谢谢您的支持。”我连忙将信息转发给了两位邻居。作为退役军人，领牌之后离开时，哪怕只是对工作人员说上一句“谢谢”，就是对他们工作的肯定。

但就领牌、挂牌之事，我也很想说说自己的感受。仅就本辖区而言，5000多名退役军人，都上门挂牌的话，每天挂50家，就需要100个工作日，更何况每天是否家里都有人在呢？当然，对那些英模人物，影响大、贡献大、老弱和身体不方便的退役人员，是应该上门帮他们挂的。我相信他们也会在工作过程中逐渐地摸索经验、改进工作方法，把退役军人的工作做得更好、更完善。

退役军人也有诸多的难处和客观上不适应的方面，离家几十年，转业回到家乡，曾经的家乡已时过境迁，找不出原本的模样。陌生感、内心的茫然再加上身体不适、工作角度的大转换等，都使得退役军人一时间很难融入此时的家乡。但不管在什么样的工作条件下，退役军人仍然识大体、顾大局，继承了我军的宗旨，以服从命令为天职，无论在什么岗位都努力为党、为国家贡献着一切。

让我们在领牌、挂牌的活动中，以“军号已吹响，钢枪已擦亮，行装已背好，部队要出发”的嘹亮歌声，致敬退役军人，也致敬为退役军人服务的人们，更致敬孕育英雄之气的祖国。

向“光荣之家”致敬！向党和国家致敬！

忆海拾贝

难忘的包子

■宁高明

小时候，父亲经常去公社开会，多则十天半月、少则三五天，中间不许回家，吃饭就在公社食堂。那时候生活普遍不好，我们家一日三餐离不开红芋，红芋汤、红芋馍，离了红芋不能活。天天红芋、顿顿红芋，吃得我小脸儿发绿、胃里发酸。不是我不想吃好东西，而是没有，我不知道这世上还有比红芋更好吃的东西。

可公社食堂里有，是母亲告诉我的。她说了许多，有白面馍馍、包子，还有油条。不要说吃过，我平日里听都没听说过。每到早上开饭时，公社食堂的铃声就会“叮叮当当”响，将我从睡梦里惊醒。我迫不及待地从被窝里爬出来，光着个屁股蛋子，不停地催着母亲说：“快，快给我穿衣服，晚了就吃不上了。”

那年我才4岁，冬天的棉衣太厚，我还不会自己穿。母亲一边给我穿衣服，一边用手刮着我的鼻尖说：“啃吃嘴儿，小啃吃嘴儿，只要听到铃声，就像馋猫一样蹦起来。”她帮我穿上棉袄、套上棉裤。靴子是母亲刚做的虎头靴，大红的颜色，非常漂亮，我袜子也没顾得穿，蹬上靴子就一路小跑地去了。

冬天的早晨非常冷，我穿着开裆裤，风从下面透进来，脊背感到透骨的凉。公社离我家不到一里地，出了村有一条河，过了河便是。河水不宽，只有一座窄窄的浮桥，是用三根檩木架起来的，在结了冰的河床上像一条冻僵的水蛇。平日里我从不敢过，至多站在桥边远远地眺望，听河水潺潺地流淌，看不知名的水草随着水流来回摆动，看小鱼小虾在水里自由地嬉戏，但也只是看一看、望一望。这一次我是豁出去了，我鼓足勇气踏上去，却感到头晕目眩，身子一晃，差点栽倒，我急忙趴下去，像蚯蚓一样从浮桥上爬了过去。

当我笑着找到父亲时，他正蹲在地上吃早饭。一手端着老海碗，一手在袖子里笼着。碗里的水黄黄的，一看就知道是蒸馍水。这种水很难喝，酸酸的，还有一股怪味。我很失望，小嘴一咧，正要哭，父亲却像变戏法一样伸出一直缩着的手，捧着两个白白的东西，上面带着褶儿，顶着一个圆圆的小嘴。我不认得，父亲说了一声：“包子。”我毫不犹豫地抓在手里咬了一口，黄豆馅儿的，真香！我狼吞虎咽地吃了三五口，一个包子全部下肚。我正要吃另一个，父亲说：“这一个留给你娘吧。”我咽了一下口水，答应了。开会的铃声响了，父亲端着碗去了，他也没来得及送我。

出了公社大门，我正要过桥，一只大黄狗站在桥头拦住了我，饿得皮包骨头似的。看见我时，它摇一摇尾巴，一双圆溜溜的眼贼贼地望着我。我还以为它在和我套近乎呢，等我看清它的目光时，我倒吸了一口冷气，原来它一直在盯着我手里的包子。我呵斥了一声：“去！”它无动于衷。我挥一挥手，做出击打的动作，它露出凶凶的目光和尖尖的牙齿。我四下里瞅一瞅，地上干净得很，不要说打狗棍，连一个小坷垃头也找不着。我们对峙了一会儿，我灵机一动，悄悄褪下一只靴子，用力一甩，红红的靴子被我甩出去了两丈多远。大黄狗箭一般向我身后蹿去，就在狗闪身的一瞬间，我却飞一般冲上了浮桥。

等大黄狗发现上当时，我已经过了浮桥。来时胆战心惊，爬着过来的浮桥，危急时刻，我竟然一冲而过。我一路小跑着向村子奔去，还得意地回过头来看。只见那只大黄狗傻傻地站在浮桥边，傻傻地望着我，望着我手里的包子。

离家还有百米之遥，穿过一条大街就要到了。我正为自己的聪明暗自得意，二蛋站在了我的面前。他是我的邻居，是个哑巴，比我大5岁。他看着我，“哇哇”地叫着，而且伸出了一只手，令我毛骨悚然。很显然，他是在命令我把包子交出来。我后退着，将包子藏在背后。他冲过来了，我转身想逃，已经来不及了，他攥住了我握包子的手。你不知道我心里是多么绝望，我哭了，哇哇地大哭，包子上落满了我的泪水，被我攥得面目全非。我苦歪着脸，包子好像也苦歪着脸；我泪流满面，包子也好像泪流满面；我撕心裂肺，包子也好像撕心裂肺。路上一个行人也没有，他伸出另外一只手来抠我手里的包子，我往包子上“呸呸”吐了两口吐沫。他恼羞成怒，一脚把我踢倒，一条腿跪在我的胸脯上，用力掰着我的手指。我的手很疼很疼，有一种被拗断的感觉。最终包子还是被他抢走了。我哭着从地上爬起来，扒掉脚上仅剩的一只靴子，狠命向二蛋投去。靴子砸在他的背上，又无力地落下来，他大口大口地吃着包子跑了。

我光着脚回到家，哭得像泪人一般。母亲知道后，拉着我正要去二蛋家兴师问罪，父亲回来了。他手里拎着我的靴子，摆摆手说：“别说了，我知道了。二蛋他爹刚和我说的，他已经把二蛋狠狠地打了一顿。”“让二蛋赔我包子。”我说。父亲听了脸一红，不好意思地说：“我小的时候，二蛋家是地主，他们家经常吃包子，我们家吃不起。二蛋他爹吃包子时，我也去抢过。他弄不过我，有时也是被我打得鼻青脸肿的。你说，为了这点破事，我咋好意思让人家赔呢？”母亲听后沉默不语，我知道包子是再也要不回来了。从此，在我幼小的心里蒙上了一层阴影，即使几十年过去了，我和二蛋都过上了富裕的生活，不缺包子吃了，我依然忘不了那个包子，忘不了在饥饿的状态下，黄狗渴望的眼神和人性的脆弱。

诗风雅韵

诗四首

■班学明

晚年生活更开心

老树枝繁根基深，有所作为越精神。
忙里偷闲下盘棋，抽空写出小诗文。
夫妻二人情意深，四世同堂乐津津。
人间欢乐处处有，晚年生活更开心。

我和老伴

因为有缘才相聚，同甘共苦在一起。
如今年迈已古稀，天伦之乐无忧虑。
老夫老妻儿女孝，神仙羡慕好伴侣。

七绝

甜甜苦苦二人尝，四十八载情意长。
今日桑榆晚景好，共祈百岁老鸳鸯。

健康歌

颐养天年保健康，开心快乐才算强。
经常走动串个门，唠唠家常话隋唐。
一生不过三万六，夕阳也能映霞光。
只要精气神儿爽，浑身上下有力量。